

蔡文同人

同小明清

著茅黃

同人書局

刊行





黃茅著：

清 明 小 簡
(散文集)

人間書屋刊行

人間文藝

清明小簡

• 版權有 •

著者：黃

茅

出版者：人間書屋

依利近街六十四號

總經理：生活書店

印刷者：香港印刷工業合作社

大道中五十四號二樓

銅鑼灣威基路街三十二號

基本定價：港幣二元

中華民國卅七年九月初版

目錄

第一輯

秋夜書

馬拉之死

生命的火焰

春日隨筆（二則）

受難者的安慰

斷章

第二輯

歲暮寄簡

清明小簡（三則）

沒淚的掉念

第三輯

鴨寮

望江樓上

古屋

改嫁

旅店

魂歸

風雨夜

簾伏的葬儀

更伏

第四輯

蜀道

涪水小拾

釣魚城下

小城年景

遂州雜記（三則）

秋夜書

今天晚上不斷地落着濃密的雨絲，窗外一片沉寂，偶然聽到一個無傘的人急速地走過的脚步聲，使這秋夜增加一點落寞之感。面前放着的是一冊一九四七年版的Gauguin，伴着風聲雨絲，鑽進我底思想裏的是這個潦倒終生，晚年窮病交迫，靠吃水菓過活，死在孤島上的一個天才。

一九〇三年五月八日，在南洋群島一個孤島一座土人的木屋裏，消瘦的戈庚躺在床上，周圍是他在這孤島上產生的輝煌的油畫和素描，他以留戀的眼光凝視着這些十年如一日不懈追求着的，可是却得不到知音者的藝術品，帶着無限悲忿離開人間。

如同很多其他畢生潦倒的文學藝術家死後才被人賞識一樣，戈庚也是享身後之名的一個，他寂寞地生，寂寞地創作，寂寞地死去，離開人世以後，人們才重視他的作品，被公認是後期印象主義個極重要的大師。

戈庚憎惡巴黎那煩囂的城市，憤世嫉俗，他的天才不被人了解，他長期過着借債生活，無論在物質和精神，他都是一個被折磨和被虐待的對象。在那些慘淡的日子，他的心靈是孤獨的，曾經割了自己的耳朵的瘋畫家梵高是他的知己，當他們寄居在布里坦尼的時候，雖則梵高發起瘋來要用剃刀去殺死他，但這爭執是爲了創作上的若干問題，就是到了現在，我們在他們的作品上還可以很清楚地指出他們共通之處；而事實上他們在巴黎的歲月，心靈所遭遇到的也不無相同之處。梵高是更可悲了，他到了神經病院，而戈庚則隨着債主們逃到南洋的塔希堤島去尋求解脫。

在塔希堤，戈庚逃脫了世俗的纏繞，心靈如同得到解放，而他之所以成爲後期印象主義主要作家的作品，可以說是塔希堤產生的，我們便可以了解到這充滿了原始趣味的荒島，給予他的創作靈感是多麼豐富了。現在我們翻着戈庚這一個時期的任何一幅油畫，塔希堤島的風土馬上就出現在我們的面前，熱帶的色彩在戈庚的內心燃燒，然而像火焰一樣的色彩經過戈庚的畫筆變爲更調和的以古銅色爲主調了，他底生命的火焰是潛伏着的。

然而使世人感到同樣悲哀的是他的終局。他雖則在心靈上找到了寄托，創作找到了出路，但依

舊不能逃避晚年身上的痛苦。他的踝骨被一羣水手打傷了，十分嚴重地腫起來，窮困依然追隨着他，他只好靠芒菓一類熱帶菓子過活，失望籠罩着他，這時他想到了死可以永遠解脫，永遠離開這紛擾的人世，於是偷入山中吃砒霜企圖結束自己的生命。然而命運偏要讓他死在病床上，連自殺也不能如願。

四十多年以後的現在，沒有一個文人藝術家因為戈庚所受到的痛苦而表示驚異，因為他們在這人世間所受到的冷漠和生活上的痛苦還要多，戈庚的潦倒又算得什麼呢，反而他們依然羨慕戈庚在塔希堤島的生活，而這也就說明了藝術家想找尋解脫是多麼的可悲。在中國做藝術家是頂困難的——事實上難得找到一個純粹的藝術家，他們的作品不被重視，工作不被同情，得不到鼓勵，生活失去保障，精神被約束。當他們的周圍都是暗影的時候，却發現了一個事實，在這樣的年代尋求自我解脫是軟弱與消極的具體說明，他們知道應該和誰站在一起，追求戈庚的舊路只是把自己孤立荒島，把自己的靈魂凍結了。

由戈庚的遭遇，不知怎的使我想起了索尙，聯想起他的主要原因是他生前被垂罵為叛逆者，法

關西美術會連一個會員的資格也不批准給他，而死後却被譽爲現代繪畫之父，他的畫成爲最值錢的寶物，從塞尙開始，開始變革了繪畫的傳統而建立現代繪畫。塞尙比戈庚誕生得要早，比戈庚命長，晚年，他失意回到故鄉，仍然孜孜不倦而又周執地保守着他的見解去創作，一九〇七年秋天，他搭了畫箱到山上去寫生，一場雨打濕了，他染了感冒，後來轉爲傷寒，幾天工夫便奪去了他的生命。

有一本塞尙的傳記一開頭就這樣寫着：「一九〇六年保羅塞尙死去的時候還只有少數的畫家知道……現在許多批評家，不單將他視作當時最前進的畫家，他也是古往今來最偉大的畫家裏的一個」。這句話是極有興味的，然而他被埋沒得那麼久，被發現得那麼遲實在天大的不公平。

塞尙所異於別的藝術家的地方是窮困不曾侵襲過他，他是一個銀行家的兒子，但塞尙却是極端孤獨而苦悶的。他的孤獨是他終日沉迷於自己的藝術世界裏避免和外界接觸，避免捲入人世的紛爭，友誼是一種羈絆，他這樣說，朋友可以把他從事藝術的心分散，甚至靈感來的時候被沖淡，就是和他是好朋友的左拉的友誼後來也在單方面存在了，他是聽了左拉的勸告到巴黎去的，但他對於巴

塞並沒有好感，尤其是藝術家在咖啡店裏消磨時間是一種負累，後來他又回故鄉去了。塞尙的整個生命可以說是故鄉亞斯度過的，那地方的風土人情加上他的畫布油彩便是他的全個天地，他寂寞地在自己的世界裏不斷地發掘一點不可知的東西，這樣的人是沒有理由不孤獨的。他的苦悶是因為他沒有知音者，國民美術會不同意給他一個「美術教師」的資格，「沙龍」在學院派的控制之下，他們和「新派」是死對頭，因而他的畫便不能在「沙龍」裏露面。保守的批評家視他的工作為破壞傳統的瘋子，一個孤獨的人遭遇到這許多冷漠，他能不長時間陷在苦悶中麼。晚年，他在極度苦悶中不斷埋頭工作，而周圍是冷淡的眼睛，他對人說：「我是現存中最大的畫家」，這話顯示了他在無聲地追求的創作原理和嘗試是正確的。終於，塞尙留下了數十年心血堆成的油畫在故鄉去世。臨終，他悲傷地說：「我做不完的工作誰替我做呢？也許我是新藝術的萌芽啊」。他的話好像是對自己的一個預感，他死了以後，一個新的藝術運動——不，一個叛逆的思想起來了，馬蒂斯和碧卡索之有今天，就是受了這個孤獨的人的啓示。

夜深了，意外的雨還沒有停，我感到有深深的冷意，細想起這些生前被人冷落身後被人讚美的

人，當日的辛勞到底沒有落空，而眼前的景象蕭瑟又怎能不使人想起人生要度過這一連串的戰鬥是多麼艱苦。這樣寂寞的秋夜能給予我們一點感動，我記起塞尙那句「用創造去代替自然的再現」的話，對了，這些工匠創造了屬於他們自己的自然，創造了他們的生命，人生是短促的，而他們追求的却能永遠存在。

卅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馬拉之死

夜深沉了，推開窻子，一陣風吹起院子裏的落葉，嚴冬正叩着這島國的大門，一個秋天又將完結了。不知多少個寒暑，我總愛在這樣的一個窻前寂寞地度過一個無聊的午夜，這些時候常伴着我底思想一起行進的是牆壁上釘着的畫片和桌子旁邊的一堆故紙，它們隨時可以引起我一些回憶和讓我的思想分担一點那些在歷史上寫下了自己的生涯的人底痛苦，這些人是爲了一個願望而捐十字架的，他們的一生就是一齣悲劇，如同他們在大多數人的心靈上存在一樣，一想起他們，我便有了無限的崇尊和感動。

今夜，我在故紙堆中讀到了柏林斯基的信札，他說：『我開始按馬拉的態度愛人類。只要能享受那種愛的一小點點，我情願用火與劍毀去其他的一切……我懂得馬拉對自由的狂愛，懂得馬拉對於逃避人類愛者的仇恨』。眼前，牆壁上釘着的正是大衛的「馬拉之死」的複製品，於是一種不能

遏止的東西鑽進我的思想，使我又一次地想起這查可賓的一員，這法蘭西自由的保衛者。

若望·保爾·馬拉，以一個科學家而轉移到政治活動，他熱愛着自由，他成爲法蘭西人民所愛戴的忠實友人，貴族憎恨的對象。一七九三年，他因爲皮膚病必須躺在浴缸裏工作，七月十三日——這個不祥的日子，一個二十五歲的女子夏綠蒂·高黛到訪，他在浴室裏接見她，一把保皇黨的匕首自她的手刺進馬拉的心房，浴缸裏的水通紅，這革命的殉道者咽下了最後的一口氣。其時古典主義大師也是查可賓之一員的大衛畫完了因贊成路易十六上斷頭台而遭暗殺的勒貝勒地爾的名作「勒貝勒地爾在死床上」以後才四個月，國會在馬拉被暗殺後的第二天對大衛說：另外一個先烈——馬拉在等待着畫，大衛答應了。爲了真實，他要求把馬拉的屍體依舊放在浴缸裏好像他臨終時的情形讓他畫，馬拉細着頭巾倒在浴缸上，胸前橫過浴缸放着一塊工作用的木板，一隻手拿着一張文件，另一隻手握着的羽筆垂在缸外，傷口在胸前，血流在水上，缸邊和地面，地上還放着高黛遺下的染血的匕首。這就是那曾經使後人帶着無限沉痛虔誠地去欣賞的「馬拉之死」，一個畫家創造的一個不朽的生命。

很久以來，我們贊美大衛全部生涯的前半部——作爲查可賓和國會議員時代的大衛，當「馬拉之死」在國會的獻畫典禮上，他激動地說：「諸位，民衆又在呼喚他們的朋友，揚起他的喊聲，他們獎勵他們的藝術，他們希望再見到他們忠實友人的容顏，他們喊着：『大衛，掘起你的畫筆，爲我們的友人——爲馬拉復仇！他的仇敵見了他被毀的遺容仍要面無人色，這個他們無法來改變，祇好懦怯地加以暗殺』。我聆受人民衆的呼聲，我遵從了他們。諸位，在我們的暴君還在的時候，在錯誤還引導我們的意見走上歧途的時候，公衆的意見使得馬拉波進了國葬院。今天，民衆的貞德和毅力已經摧毀魔力，真理已經露面，讓罪惡和欺詐從國葬院逃亡吧，民衆將向其中召喚那些從不曾背叛過他們的人」（據葉著《殉道者的血》）。羣衆報以熱烈的歡呼和鼓掌，馬拉被送進國葬院，大衛的聲音正是他底藝術底自白。

翻開大衛的自畫像，那長長而捲曲的頭髮，那大大的眼睛和眉宇間的一抹憂鬱，這是一個蘊藏着豐富的智慧的人，他的思想支配着十八世紀後半到十九世紀初的法蘭西藝術，他的創作使古典主義在歷史上發光，而他之所以爲我們讚美的更重要的原因，却是因爲他在畫面上表現了先驅者最有

意義的悲劇。在他全部的生涯後半，搖身一變爲拿破崙的美術總監，成爲獨裁者的首席畫家以後，他在畫面上曾經追求過的古代共和羅馬和革命殉道者的題材消失了，大衛便自己結束了他前半部光榮史，雖則後來他也得到過榮譽，但那是拿破崙賜給他的，而不是如從前那樣出自民衆中間了。

「馬拉之死」在議會的牆壁上很隆重地掛着，馬拉的血鮮明地灌溉着法蘭西的子孫們。但是歷史竟像波浪一樣在翻復，不久保皇黨又起來了，馬拉的骨頭從國葬院掘出被擲到公共墳場，「馬拉之死」遭遇到惡劣的命運，被大衛的家屬偷偷地運到國外去匿藏起來。然而好景不常，拿破崙的政權又告傾覆，大衛逃亡到比利時去，一八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他就死在那裏。大衛的生命是完結了，他的遺作却被當作無價之寶陳列在美術館，歷史是最公平的，後人的毀譽也決不偏袒，沒有人——或者說很少人對於他的美術總監時代表示讚頌，同樣，沒有人對他畫「勒貝勒地爾在死床上」和「馬拉之死」時代不感動的。

十一月、廿六日。

生命的火燄

——我覺得死比生容易。死雖然痛苦，但活着比死更痛苦。

每次看到梵高的名畫「向日葵」，我便不由的想起梵高的父親這最後的遺言。梵高悲傷地看着那曾經是一個牧師的父親咽了最後一口氣，便和他的弟弟到巴黎去，全力在油彩和畫布上追求他思想中的世界。這牧師的遺言正說明了梵高悲慘的一生——這個可憐的人只活了三十七歲，他是痛苦地活着的，生對於他是一種沉重的負累，然而他却帶着深重的悲憤去迎接精神和肉體上的煎熬。筆觸和色彩是唯一可以使他解脫的方法，現在我們讀着他那些強烈的彩色和躍動的筆觸，便可以了解到畫面上的事物是曾經如何深刻地絞着這個畢生陷在痛苦中的靈魂。

「向日葵」那火一樣熱的色調正是梵高心靈的告白，從來沒有一個畫家有一顆如此熱得像烈火焚燒的心，像一個在火燄中舞蹈的狂人一樣。沒有人能了解他，甚至還厭惡他，他只好單獨逃到地